



民国国学文库

MIN GUO GUO XUE WEN KU

淮南子

沈雁冰 选注
卢福咸 校订



长江出版传媒 | 崇文书局



民国国学文库

MIN GUO GUO XUE WEN KU

淮南子

HUAI NAN ZI

沈雁冰 选注

卢福咸 校订



长江出版传媒



崇文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淮南子/沈雁冰选注;卢福咸校订. —武汉:崇文书局, 2014. 8

(民国国学文库)

ISBN 978-7-5403-3447-5

I. ①淮… II. ①沈… ②卢… III. ①杂家—中国—西汉时代
IV. ①B234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35350 号

民国国学文库 淮南子

出版发行:崇文书局

地 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B 座

印 制: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145×210 1/32

印 张:5.375

版 次:2014 年 9 月第一版

印 次:2014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5403-3447-5

定 价:13.80 元

法律声明:本作品之装帧设计、出版、发行等著作权均受有关国际版权公约和我国法律保护。任何非经我社许可的仿制、改编、转载、印刷、销售之行为,我社将追究其法律责任。

法律顾问:湖北高驰律师事务所 邱启雄

总序

冯天瑜

作为汉字古典词，“国学”本谓周朝设于王城及诸侯国都的贵族学校，以与地方性、基层性的“乡校”“私学”相对应。隋唐以降实行科举制，朝廷设“国子监”，又称“国子学”，简称“国学”，有朝廷主持的国家学术之意。

时至近代，随着西学东渐的展开，与来自西洋的“西学”相比配，在汉字文化圈又有特指本国固有学术文化的“国学”一名出现。如江户幕府时期（1601—1867）的日本人，自18世纪起，把流行的学问归为三类：汉学（从中国传入）、兰学（从欧美传入，19世纪扩称洋学）、国学（从《古事记》《日本书纪》发展而来的日本固有学术）。19世纪末、20世纪初，中国留日学生与入日政治流亡者，以及活动于上海等地的学人，采借日本已经沿用百余年的“国学”一名，用指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。1902年梁启超（1873—1929）撰文，以“国学”与“外学”对应，强调二者的互动共济，梁氏曰：“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，则当转输之任者，必遽于国学，然后能收其效。”（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》）1905年国粹派在上海创办《国粹学报》，公示“发明国学，保存国粹”宗旨。这里的“国学”意为“国粹之学”。该刊发表章太炎（1869—1936）、刘师培（1884—1920）、陈去病（1874—1933）等人的经学、史学、诸子学、

文字训诂方面文章，以资激励汉人的民族精神与文化自信。从此，中国人开始在“中国固有学术文化”意义上使用“国学”一词，为“国故之学”的简称。所谓“国故”，指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之故实，此前清人多有用例，如魏源（1794—1857）认为，学者不应迷恋词章，学问要从“讨朝章、讨国故始”（《圣武记》卷一一），这“讨国故”的学问，也就是后来所谓之国学。

经清末民初诸学者（章太炎、梁启超、罗振玉、王国维、刘师培、黄侃、陈寅恪等）阐发和研究，国学所涉领域大定为：小学、经学、史学、诸子、文学，约与现代人文学的文、史、哲相当而又加以综汇，突现了中国固有学术整体性特征，可与现代学校的分科教学相得益彰、彼此促进，故自20世纪初叶以来，“国学”在中国于起伏跌宕间运行百年，多以偏师出现，而时下又恰逢勃兴之际。

中国学术素有“文、史、哲不分家”的传统，中国学术的优势与缺陷皆与此传统相关。百年来的中国学校教育仿效近代西方学术体制，高度分科化，利弊互见。其利是促进分科之学的发展，其弊是强为分割知识。为克服破碎大道之弊，有人主张打通文、史、哲壁垒，于是便有综汇中国人文学的“国学”之创设，并编纂教材，进于学校教育、家庭教育、社会教育，其先导性教材结集，为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原商务印书馆由王云五策划并担任主编的《万有文库》之子系《学生国学文库》。所收均为四部重要著作。略举大凡：经部如诗、礼、春秋，史部如史、汉、五代，子部如庄、孟、荀、韩，并皆刊入；文辞则上溯汉、魏，下迄近代，诗歌则陶、谢、李、杜，均有单本，词则多采五代、两

宋。丛书凡 60 册，已然囊括了“国学”之精粹。其鲜明之特色是选注者掺入了对原著的体味，经史诸书选辑各篇，以表见其书、其作家之思想精神、文学技术、历史脉络者为准。其无关宏旨者，概从删削、剔抉。选注者中不乏叶圣陶、茅盾、邹韬奋、傅东华这样的学界翘楚。他们对传统国学了然于胸，于选注自然是举重若轻，驾轻就熟。这样一份业经选注者消化、反刍的国学精神食粮自然更便于国学入门者吸收。

这样一套曾在 20 世纪初在传播传统文化、普及国学知识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的丛书即便今天来看也是历久弥新。崇文书局因应时势，邀约深谙国学之行家里手于原辑适当删减、合并、校勘，以 30 册 300 余万言，易名《民国国学文库》呈献当今学子。诸书均分段落，作标点，繁难字加注音，以便省览。诸书原均有注释，古籍异释纷如，原已采其较长者，现做适当取舍、增删。诸书较为繁难、多音多义之字，均注现代汉语拼音，以便讽诵。诸书卷首，均有选注者序，述作者生平、本书概要、参考书举要等，凡所以示读者研究门径者，不厌其详，现一仍其旧。

这样一套入门的国学读物，读者苟能熟读而较之，冥默而求之，国学之精要自然神会。

是为序。

校订说明

丛书原名《学生国学文库》，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《万有文库》之子系，为突显其时代印记现易名为《民国国学文库》，奉献给广大国学爱好者。

原丛书共60种，考虑到难易程度、四部平衡、篇幅等因素，在广泛征求专家意见基础上，现删减为34种30册，基本保留了原书的篇章结构。因应时势有极少量的删节。

原文部分，均选用通用、权威版本全文校核，参以校订者已见做了必要的校核和改订。为阅读的通顺、便利，未一一标注版本出处。

注释根据原文的结构分别采用段后注、文后注，以便读者省览。原注作了适当增删，基本上保持原文字风格，之乎者也等虚词适当剔除，增删力求通畅、易懂，避免枝蔓。典实、注引做了力所能及的查证，但因才学有限疏漏可能在所难免。

原书为繁体竖排，现转简体横排。简化按通行规则，但考虑到作为国学读物，普及小学知识亦在情理之中，故而保留了少量通假字、繁体字、异体字，一般都出注说明，或许亦可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和扩大知识面。

生僻、多音字作相应注音，原反切、同音、魏妥玛注音，均统一改现代汉语拼音。

国学读物校订，工作浩繁，往往顾此失彼，多有不当处，还望读者指正。

丛书校订工作由余欣然统筹。

绪 言

一

《淮南子》二十一篇，旧题汉淮南王刘安撰。据《汉书》（卷四十四）记载，安“招致宾客、方术之士数千人，作为内书二十一篇，外书甚众；又有中篇八卷，言神仙黄白之术，亦二十余万言……初安入朝，献所作内篇，上爱秘之。”则此书实系刘安所招的宾客合作，而归名于安，犹《吕氏春秋》之称吕不韦撰。

安是淮南厉王长的长子，所以书中“长”字皆避讳作“修”。长是高祖之子，赵美人所生。文帝时，厉王有罪，徙蜀；厉王悲甚，道中不食而死。文帝悲悔，乃封长四子为侯，安为阜陵侯。时民间歌曰：“一尺布，尚可缝；一斗粟，尚可舂；兄弟二人不相容。”文帝闻之曰：“昔尧、舜放逐骨肉，周公杀管、蔡，天下称圣；不以私害公，天下岂以为我贪淮南地耶。”乃以淮南故地分封长三子，其一已死，安袭封淮南王。安为人好书鼓琴，善文艺。时武帝方好艺文，以安属为诸父，辩博善为文辞，甚尊重之。每为报书及赐，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稿，乃发。时武帝无子，大臣（田蚡）有与安结好，私谓曰：“方今上无太子，王亲高皇

帝孙，行仁义，天下莫不闻。宫车一日晏驾，非王尚谁立者？”而淮南宾客又多江淮间轻薄不逞之徒，以厉王迁死道中感激安。安由是蓄逆谋，与宾客左吴、赵贤、朱骄如等谋，皆以为什八九成。独伍被力阻，后亦赞从，为安画策。事未成，谋泄，被自首与淮南王谋反情形。武帝使宗正持符节治安，安自杀，国除为郡。事见《汉书》本传。

本传说，安招致宾客，作为内书二十一篇，外书甚众，又有中篇八卷，言神仙黄白之术，亦二十余万言。今考《汉书·艺文志·诸子杂家》之部著录《淮南内》二十一篇，《淮南外》三十三篇（师古注：内篇论道，外篇杂说）。又《赋》部著录：淮南王赋八十二篇，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。又《方伎天文》部著录：《淮南杂子星》十九卷。又《易》部著录《淮南道训》二篇，注曰：“淮南王安聘明《易》者九人，号九师说。”《歌诗》部著录《淮南歌诗》四篇，或亦以为安作，然按诗赋部传曰：“……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，于是有代、赵之讴，秦、楚之风，皆感于哀乐，缘事而发，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尔。”则所谓《淮南歌诗》四篇，大约和同列的《燕代讴》《邯郸河间歌诗》《齐郑歌诗》一般，只是淮南的民间歌谣罢了，未必即为安之作品。淮南王本传言：武帝使安为《离骚传》，旦受诏，日食时上。此《离骚传》不见著录。《汉书·刘向传》言：向父德，于武帝时治淮南之狱，得其《枕中鸿宝苑秘书》，皆言神仙、黄金术、延命方等，向幼读之，后以为奇，进呈

御览。然此书亦不见著录。今所存二十一篇，当即《汉书》所说的《淮南内》，又曰《内书》。高诱序里说：“又有十九篇，谓之《淮南外篇》。”这十九篇大概就是《汉志》所谓《淮南外》三十三篇的缺残罢。但后世目录皆不载，似乎早已亡了。

高诱序里说：“……号曰鸿烈。鸿，大也；烈，明也，以为大明道之言也……光禄大夫刘向校定撰具，名之《淮南》。”则似原名《鸿烈》，刘向始改题为《淮南》。然本书第二十一篇《要略》虽有“此鸿烈之泰族也”一语，而玩其文义，似为诠释《泰族》篇，未必即指全书。高诱云云，似属附会。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言许慎注本，首题“闲诂”，次题“淮南鸿烈”，末记“许慎记上”。许高皆后汉人，疑当时固通称“淮南鸿烈”。大约淮南王当日上此书时，单名曰《内》，或曰《内书》，刘向校录时乃冠以淮南二字。至后汉时，复取《要略》篇中“鸿烈”二字，称《淮南鸿烈》。高诱所说原名《鸿烈》云云，多半是不可信的。迄后《宋书·艺文志》有《淮南鸿烈解》二十一卷，“解”者注解之义，本甚显明，然因《宋志》于书名下直记“淮南王安撰”字样，后人不察，遂谓“鸿烈解”乃是书名，那就错得更厉害了。据晁公武言，此书在宋时已少完本；今本亦多脱误，则早非本来面目了。

二

上面说过，此书系淮南王招致宾客所撰，然此等宾客姓名，《汉书》不详。至高诱注书，序里乃说：“……天下方术之士多往归焉；于是遂与苏飞、李尚、左吴、田由、雷被、毛被、伍被、晋昌等八人，及诸儒大山、小山之徒，共讲论道德，总统仁义而著此书。”把合撰此书的人名，详细列举，似甚可信。宋洪迈《容斋续笔》七说：“寿春有八公山，正安所延致客之处；传记不见姓名，而高诱序以为苏飞……等八人。然唯左吴、雷被、伍被见于史。雷被者，盖为安所斥，而亡之长安上书者，疑不得为宾客之贤也。”从这一段话我们可以推想：（一）淮南当日宾客中有八人极尊，此八公山名之所自昉；（二）八公之名，史传不见，惟高诱记之；（三）八人中仅三人名见《汉书》，而中一人又疑非贤者。所以高诱虽然确举八个人名，说是《淮南子》的撰述者，我们却不能无疑。又高诱说起的“诸儒大山、小山”，亦不见于传记。高似孙《子略》有“读淮南小山篇”之语，则“小山”似为赋名；明方以智的《通雅》且谓小山、大山犹《诗》之《大雅》《小雅》。考昭明《文选》（三十三）有《招隐士》一首，题刘安撰，而序曰：“《招隐士》者，淮南小山之所作也。小山之徒，闵伤屈原……故作《招隐士》之赋，以彰其志也。”则小山又明明是人名。然而大山、小山究竟姓什么，连高诱自己也不曾说明白。

高诱所举八人，唯左吴、雷被、伍被见于《汉书》，已如上述，现在再把这三个人仔细考查一下。据《汉书》，左吴是淮南宾客之与闻密谋者（淮南王传：王日夜与左吴等按舆地图，部署兵所从入。又伍被传：王曰，“左吴、赵贤、朱骄如皆以为什八九成”），就只两次见了名。雷被官郎中，善击剑，因为比剑误中安子迁，迁恨之，短于安前。雷被惧，逃之长安，告淮南太子迁不许他投效“奋击匈奴”。事见《淮南王传》。据此而观，雷被大约是个武士，不是治学问的人。伍被，《汉书》有传（《史记》关涉伍被的事都附见《淮南王传》中），故对于他的事，独详。本传里说：

“被以材能称，为淮南中郎。是时淮南王安好术学，折节下士，招致英隽，以百数，被为冠首。”据此则伍被竟是淮南宾客的领袖。本传又记刘安谋反，被切谏，与安反复辩论之词；其论吴广、陈胜之所以一举而成功，谓乃“蹈瑕衅，因秦之亡，时而动”；其议论正和本书《览冥》《齐俗》《诠言》等篇内所反复申明的“故虽贤王必待遇。遇者，能遭于时而得之也，非智能所求而成也”一段意义颇相吻合。所以高诱说伍被是本书的一个撰述者这句话，不能不说是比较可信的了。

但是后人亦有不信《汉书》所记，以为本书实出刘安之手。理由是：淮南王辩博善为文辞，史有明文，而左吴等人的著作绝无传见。明胡应麟（《少室山房笔丛》二十八）说：“淮南王招集奇士，倾动四方，说者咸以此书杂出宾客

之手，非也。左吴、雷被诸人著作绝无可见，特附淮南而显，岂梁苑邹枚，邺中刘阮等哉！”胡说亦自有理。然《淮南》一书议论，前后自相矛盾的，不可胜数，甚至一篇之中，前后亦有矛盾，则又断乎不像一人的手笔了。

三

本书旧注，道藏本题“许慎记上”，通行本题“高诱注”。《隋唐志》皆并录许高二家注。陆德明的《庄子释文》引《淮南子》注皆称许慎注，李善的《文选》注，殷敬顺的《列子释文》引《淮南子》注，或称许慎注，或称高诱注。可知《淮南子》原有许、高二家的注。然《隋书·经籍志》载《淮南子》许慎注二十卷，高诱注二十一卷；《旧唐书》载《淮南商诂》（商诂乃闲诂之讹）二十一卷（即许慎注），高诱注二十一卷；《新唐书》所载，卷目都合；《宋史·艺文志》载许慎注二十一卷，高诱注十三卷。是知高诱注在宋世已亡若干了。但《宋史》载许慎注二十一卷，竟完全无阙，亦甚可疑。今考宋苏颂《校淮南子题叙》，则言宋世许高二注皆已残缺，崇文旧本，蜀川印本等七部，皆二注相参，不复可辨；又谓“互相考证，去其重复，共得高注十三篇，许注十八篇。”（十字衍文，盖十三加八正得二十一，故云去其重复。）清陶方琦拥护苏说，（见陶著《淮南许注异同诂》序）谓《原道》以下十三篇皆有“故曰……因以题篇”等字，高注本也。《缪称》以下八篇皆无“故

曰……因以题篇”云云，许注本也。是知《宋志》所谓许慎注二十一卷，实许氏残注，杂参高注，而冒称了许注。宋世安得完全的许注？高、许二注，在宋时都已残缺了。

又取今本《原道》《俶真》《天文》《地形》《时则》《览冥》《精神》《本经》《主术》《汜论》《说林》《说山》《修务》等十三篇的注文，和《繆称》《齐俗》《道应》《诠言》《兵略》《人间》《泰族》《要略》等八篇的注文，互相比较，则前十三篇不但篇名下多了“故曰……因以题篇”等字样，并且注文比后八篇要详细得多。前十三篇往往于解释正文之后，复举异说，“一曰……”云云，而后八篇便无此例。现在考证《原道》等十三篇注文所举异说“一曰……”云云，十八九正是他处复见的许慎注。由此，又可知《原道》以下十三篇虽云高注，而实在是杂附许注的了（苏颂所谓二注相参），绝非高注本来面目。我们再把李善的《文选注》，陆德明的《庄子释文》，殷敬顺的《列子释文》，孔颖达的《毛诗正义》，司马贞的《史记索隐》《开元占经》《太平御览》等书所引的许注，和今本《繆称》以下八篇——这是我们认为许注的，互相比较，则见《文选注》等书所引许注而为今本《淮南》所无者，实亦不少。由此，更可知今本《淮南·繆称》以下八篇虽称许注，而实多脱漏，亦绝非许注的本来面目了。

又今本《原道》以下十三篇和《繆称》以下八篇的本文，也有相异的。例如《繆称》篇“紂为象箸而箕子叽”的

“呶”字，《说山》篇作“唏”；《诠言》篇“猿狖之捷来措”的“措”字，《说林》篇作“乍”；《诠言》篇“羿死于桃楸”，《说山》篇作“羿死桃部”；《道应》篇“孔子劲拘国门之关”，《主术》篇作“孔子之通力招城关”；《道应》篇“周鼎著铎，使𪔐其指”的“𪔐”字，《本经》篇作“銜”；《修务》篇“纯钩、鱼肠之始下型”的“纯钩”，《齐俗》篇作“淳均”；《览冥》篇“上契黄垆”的“垆”字，《兵略》篇作“卢”；《原道》篇的“京台”，《道应》篇作“强台”；《原道》篇的“六莹”，《齐俗》篇作“六英”；《汜论》篇的“淄澠”，《道应》篇作“菑澠”；《齐俗》篇的“隅眚之削”，《本经》篇作“隅差之削”。凡此种种，皆可证许高注书的时候，《淮南子》有两种传本，文字相异的很多。

以上所论，实甚琐细，无关宏旨；且本书自清王念孙、卢文弨、俞樾等研究以来，在训诂义理两方，多所发明，补正许、高旧注不少，已经较从前容易读了，所以许、高两家注文的纠葛，现在我们竟可以不问。但因这也是关于《淮南子》的一种知识，且即此可见汉代的书和注尚且如此脱误错乱，更何论秦以前的古籍，因此略叙《淮南》旧注聚讼的公案如上。

四

《淮南子》本非一人撰著，立一家之言。虽大意是归宗

于老子道德之旨，然通观全书，则驳杂殊甚。《道应》篇引老子语而以古事为例证，颇似《韩非子》的《解老》《喻老》二篇。《说林》《说山》《人间》诸篇多纪古事，亦类乎《韩非》的《说林》和《内外储说》等篇。《时则》篇大概同于《吕览·月令》和《礼记·月令》。《地形》篇可说是《山海经》的缩本。《天文》《兵略》诸篇也可说是汉以前说天论兵的学说的会要。

至于书中议论自相矛盾之处，不止一二。《精神》篇反复申明体道而无欲之旨，谓饰性戾情者，终生为悲人，当顺性情之自然，一死生。这些议论，颇像庄子。本篇对于儒者是努力攻击的。然《本经》篇又言礼乐本出人情之自然，未可厚非，徒因衰世舍本逐末，故不可为。此则显然和《精神》篇的议论矛盾了。又《本经》篇开头从老子的“大道废而有仁义”说起，终则言礼乐本出人情之自然，未可厚非；《修务》篇始论无为有为之辨，全本老子之说，终则又论学问之必要，适与老子“绝学无忧”之说正相对立；此则一篇之中，前后的议论，也是显然矛盾的了。又如《览冥》篇斥申、商、韩非之法为不知为治之本，而《汜论》篇则畅论如何用刑赏以收治效；《主术》篇始言无为之说，忽进而又言韩非一流的刑名说，终乃进入儒家仁义之说；这也是一篇之中或数篇之间互有矛盾。

勉强可说在全书中没有什么冲突的，似乎是《诠言》篇中所反复申明的“柔弱者生之徒，坚强者死之徒”的意义，

以及《齐俗》篇所申论的“圣人因时制宜，四夷中国不同俗，其合于道则一”的理论。但是这等议论并非是怎样重要的根本原理，故虽一贯，并不能减轻了本书的驳杂矛盾的程度。

至若撇开关于思想方面的，而从别的方面来批评，则此书多记“古今治乱，存亡祸福，世间诡异环奇之事”（高诱序），后世作家，尝多征引，其文词“奇丽宏放，瑰目璨心，谓挟风霜之气，良自不诬”（胡应麟语）。扬雄尝以淮南王与司马迁并称，可说是汉世的杰作。古来文人很多爱读此书，大概就取它的材料诡异和文词奇丽罢！

沈雁冰

1925年3月17日